

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威吓、施压与妖魔化中国的“三合一”

中国:朱锋

拜登政府上台已经整整一年了。其中国政策强调“竞争、冲突与合作”三结合,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从美国的霸权实力和霸权心态出发,竭力从更为长远和结构性的对华战略调整出发,试图干扰与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企图重新拉开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

军事威吓高调增强,前沿部署与实战演练意味明显

2021年,美军在南海开展了5次“航行自由行动”,比特朗普时期的次数有所降低。但拜登政府高调增强在南海以涉华军事威吓为目标的前沿军事部署。

2021年美国军舰在南海的巡弋、演习和航行规模更是明显上升。2021年美国航母战斗群13次进入南海,其中双航母编队进入南海就有5次。

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南海的演习实战意味更加突出。2021年2月起,美国多次派遣双航母打击群在南海进行作战演练。2021年,美军航母越来越重视菲律宾岛屿间的海峡通道,这是在演练军事冲突状况下的航母战斗群的生存和作战行动。

美国牵头在南海频繁组织的高密度、实战性升级的各种舰机巡弋和演习,不仅持续

加剧了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更是对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共同致力于南海的维稳行动带来持续的破坏和挑战。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已经一跃成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最突出的重点部署和行动区域。

外交打压中国南海主张,妄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美国持续强化对中国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主张的政治和外交打压。2021年7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南海声明”,指责中国在南海的维权与维稳行动是“侵略者、欺负者和修正主义者”。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南海争议的国际化、拉拢欧洲的北约盟友介入和干涉南海事务,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拼凑和组织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抗中联盟”。

在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国在南海采取联合巡航和联合军事演习之

后,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简称AUKUS),美、英两国将联合为澳大利亚建造8艘核潜艇。这意味着美国在南海与中国的对峙中重启冷战资产,不惜以核扩散的方式增强针对中国的多边核威慑力量建设。

此外,2021年南海局势另外一个特点是“日本角色”开始显著增强。日本加强与越南、英国、澳大利亚的双边防务合作,与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东海和南海举行联合军演,接待德国驱逐舰并推进日德海军合作。

试图补齐经济议题短板,全方位拉拢东盟国家

拜登政府上台就对东盟国家发起外交攻势,东盟国家成为了拜登政府官员出访的重点国家。拜登政府刻意把美国塑造成面对中国压力的“保护者”,加大政治、经济与军事力度拉拢东盟国家。

进一步加强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贸易和高科技支持,谋求削弱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与市场依赖,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试图迫使东盟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选边”美国。

2021年,美国与菲律宾关系持续改善。2021年7月美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与菲律宾总统撤销了暂停美菲《访问部队协定》的决定,并表示修订该协定以提升非美军军事合作。

南海不是兴风作浪之地,搅局者终将作茧自缚

2022年新年伊始,美军就开始在南海兴风作浪。1月11日,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以及各自的护卫舰1

月11日晚间进入南海南部水域。我们只能说,“搅局者”又来了。

但问题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有关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仍在进行中。作为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水道,中国的南海主张以及始终以促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的各种行动始终是南海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保障。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视崛起的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南海作为地缘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战略节点。其结果,只能增大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视崛起的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南海作为地缘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战略节点。其结果,只能增大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

椰風暹雨

新首都遭反对阵营“质疑”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一周,国内的“热门话题”是关于计划新建的“国家首都”(IKN),从国会对立项的一些争论,新首都的名字,工程的建设者到居民的问题,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争议。

《时代网》(TEMPO.CO)报道,佐科总统于1月17日在天主教大学(UKP)第67届周年纪念仪式上说明,计划在东加省(Kaltim)北帕纳赞县(Penajam Paser Utara)兴建的新首都将是创新的区域性智能化城市。“新国家首都不只是政府办公厅,我们需要建设具吸引力的新型智能化大都市,成为吸引全球人才的创新中心。”

《罗盘网》(KOMPAS.com)于17日报道,国家发展部长(Menteri PPN)苏哈尔梭(Suharso Monoarfa)宣称,佐科

总统于14日选择将新首都定名为“努山达拉”(Nusantara)。部长说:“我刚于周五接到消息确认及总统直接下达的指示,国家首都以‘努山达拉’为名。”

《讲坛网》(TRIBUN-NEWS.COM)于18日报道,国会第5委员会(Komisi V)代表福利公正党(PKS)的议员在全体大会上插话(interrupt),认为当天对于“新首都”的通过,是在不恰当的时候仓促做出的决议,因为包括印尼在内的世界局势,正面临财务经济危机。

在国会“新首都宪法”表决时投票赞成票的民主党(Fraksi Demokrat),该党国会议员要求在总体计划中必须优先考虑学校、交通设备、医疗机构、社会设施以及环境清洁等问题。

的问题,所以必须重点关注。”此外,新首都辖区计划达25.8万公顷(hektar),相关的森林及矿产资源必须严格管控,不能被违法掠夺。

兴建新首都的宪法草案(RUU IKN)在1月18日的国会全体大会第13次会议上,经过协商表决后,由议长普安(Puan Maharani)女士在“努山达拉2号”会议厅宣布正式通过。

《经济信息网》(WE Online)于17日称,前科技部长班庞(Bambang Brodjonegoro),前国企WIKA董事杜米雅纳(Tumiyana),现任国家供应局(LKPP)局长阿兹哇而(Azwar Anas)。最引发热议的是,现任国油(Pertamina)董事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也赫然在内。

“周围环境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华裔。在社会上和学校里,人们经常用侮辱性的字眼来称呼华裔,有一个叔叔经常开玩笑地叫我‘支那灯笼’。”

于努山达拉特区首长的人选,总统已经心里有数。当然,总统不会被叫嚣声所左右!

《呼声网》(Suara.com)于19日报道,自称“资深记者”的艾迪(Edy Mulyadi)在议论新首都的问题时,指责国防部长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保持沉默,事实上新首都关系到国防安全,他担忧新首都都是“中国企业”所承建,甚至到时入住的也是中国公民。

《最新消息网》(Terkini.id)于20日称,艾迪还在其YouTube网址发文,指国会支持首都迁移是野蛮(biad-ab)行为,因已刺伤及背叛了印尼人民的意愿。

政论员阿德(Ade Armando)在(CokroTV)的视频节目中,痛斥这些愚昧、鲁莽的反对者,连所谓“专家学者”也不顾专业道德,毫无根据地诬蔑,散播“阴谋论”,以极右反共、反华“冷战思维”,作出无耻的臆测,故意阻挠国家发展的计划,他们的阴谋必然失败!

惊艳之旅(中)

万隆:池兴瑞

今天第一顿午餐为我们吃的是传统俄餐,大块的牛肉、土豆、色拉,一碗汤很有特色。毕了,我们又上车游览莫斯科繁华的大都市——作为俄罗斯政治,经济,金融,科学,艺术中心。市区被环城高速公路所包围,沿途走马看花地观看这座古老的走马看城,庞大的欧式建筑群及二战后的建筑及名胜古迹。极目四望,繁华的街道,建筑物不高,大多五六层,那鳞次栉比相继林立于宽阔笔直又洁净的柏油马路两侧,透着浓浓的俄式建筑气息,风格各异,显得异彩多致。

尤里,多尔哥鲁基,列宁和普希金等纪念像分别座落于林区和公园里。我们还看到市区各种车辆络绎不绝,路人穿着各种大衣,匆匆或疾步在人行道上。再往前,导游指着车窗外一幢幢的如莫大主楼、外交部大厦、乌克兰饭店等斯大林式的建筑时,众人随他手的朝向引颈观望,啊,多么高大雄伟壮观,好气派夺人眼球的建筑,让人叹为观止!这些都是时代的记忆,

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它凝固了一段历史,沉淀了一个故事。这些有的已经随风而去,有的依然奇光异彩,充满人文艺术光辉,如同有故事的人生,波澜壮阔,历久弥新……

这一刻,使我联想起当年苏联的辉煌的岁月,尽管它不再有冷战时期那个双雄争霸般强大力量,但留在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那股不服气,那个对过去辉煌历史文化,国家实力的缅怀以及对现状的不满,依旧无声无息的扎根在人们心中。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家皇宮式的大剧院共进晚餐,这是一家豪华,富丽堂皇之所,首先引入眼帘的是铺阵在高高台阶上巨大的红地毯,绚丽璀璨,台阶两旁大理石柱子和雕像,好似两排卫兵在列队迎宾。金边吊厅的天花板上井然有序地悬挂着一盏盏枝型豪华水晶流苏大吊灯,灯火辉煌,色彩斑斓,充满诗意。

在乐队的伴奏下,台上两位年青金发男女打扮成“王子和公主”彬彬有礼地欢迎我们到来。我们有幸被高规格地接待在一间装饰豪华的包厢内,内有几张雪白布的大圆桌,我们六人团团围坐在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高档杯盏刀叉、餐巾等餐具,圆桌中紫色的兰花更添神秘宁静。天花板上悬挂着豪华的水晶吊灯,四周还有几盏红绿白色的玉兰壁灯,地上铺着白底灰云的大理石。(未完待续)



丁婷·乌利亚(Tintin Wulia)

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16)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系和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影视音乐创作专业。之后,于2000年,丁婷开始创作一些微电影。自2002年起,专注于独立视频的创作。

丁婷的作品在各种场合上播放,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纽约地下电影节、汉堡国际短视频节、印尼电影与独立视频节、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横滨三年展、雅加达双年展、范阿贝博物馆、世界文化之家和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她还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艺术领域

研究的“澳大利亚研究生奖”的获得者。

父母给她起了玛利亚·克萊蒙婷·乌利亚(Maria Clementine Wulia)的名字。她一直以为她的生日是圣克萊蒙节(Santo Clement)那一天。对于丁婷来说,这个名字“与华人身份完全沾不上边”,因此她肯定她从来没有使用过中文名字。

在填写背景的时候,丁婷·乌利亚称自己是华裔:“周围环境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华裔。在社会上和学校里,人们经常用侮辱性的

字眼来称呼华裔,有一个叔叔经常开玩笑地叫我‘支那灯笼’。”

“大约9岁的时候,我记得学校做了几次‘人口普查’,他们教我听到有人叫‘华裔印尼公民(WNI Keturunan)’的时候要举手示意。”

“慢慢地,我明白了,尽管我的祖先已经在这片于1945年被宣布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土地上定居、与土著通婚和生儿育女长达两个多世纪,尽管从我爷爷奶奶那一代开始我们与

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我依然无法摆脱‘华裔’的标签,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得以摆脱。”(电邮采访,2013年10月25日)

在她的家庭环境中,中华文化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在日常生活中,爷爷奶奶说的是峇厘方言。甚至,在印尼独立后,他们清晰地表示将不再使用他们惯用的峇厘方言,使用印尼语作为交际语言。

对于丁婷·乌利亚来说,她的作品和华裔的背景存在于意识层面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关系。然而,对于丁婷来说,“华人特性”并非体现在与中华文化的联系之上。“我身上的‘华人特

性’就是被国家操控的华人特性,是用来定义‘异族’(Sang Liyan)的,”她强调道。

至于其身为“异族”的意识问题,丁婷批判道:“相对于其他人的印尼特性,我的华人特性则被置于定义的边缘,这种意识激发了我对界限问题的兴趣。在印尼民族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华裔遭遇了边缘化的命运。实际上,这种边缘化的问题在上世纪初普遍涌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相当普遍,往往伴随着文化单一化的倾向。”(电邮采访,2013年10月25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